

耶穌！

又真又活的神

詹信惠

丈夫李炳宏，進出教會二十幾年，道理聽了許多，但仍不相信耶穌。他的看法是：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只要有健康的身體，一份工作，加上勤勞努力，就一定活得下去，一定有希望。為此，他非常注意維護健康：早睡早起；不煙不酒；常吃蔬果、海產，少嚼肉類……幾十年下來，除了傷風感冒，沒有其它病痛。他對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，以致連健康保險也暫時不買。另外，努力工作辛勞中，也有了安定的生活，一切似乎都證明他的人生哲學無誤。

九八年初，他因做後院而覺右手酸累，雖休息但不見情況好轉，以為是年紀影響了身體復原的能力。慢慢地，酸累變成酸痛，五月中去看了多次針灸推拿，不見甚麼果效。七月十一日，右手肘竟腫到像個圓球似的，疼痛難

當，情況嚴重到心臟跳動一下，右手肘就跟着抽痛一下，整晚無法入睡，只能靠在沙發上休息。我建議：「禱告吧，求耶穌幫助。」他不肯。第二天，有淚不輕彈的他，竟痛到伏在桌上流淚，我看在眼裡疼在心底，再次建議他：「禱告吧，求主耶穌幫助。」他仍不肯，寧願

撐着、捱着，當晚又是一個無眠受苦的夜（我倒是睡得着）。第三天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晨間一見我下樓，就說：「為我禱告吧！我要信耶穌，要神來幫助我。」終於他跪在神的面前，開口接受耶穌做救主，結束了幾十年的浪子生涯。當時我們求主的醫治，只是情況沒有甚麼改善。

第四天，在骨科醫生處拍了X光片，並聽他宣判：「右手肘，情況嚴重，有部份骨骼已被侵蝕，其原因可能是：一、風濕；二、發炎

感染；三、腫瘤。」

骨頭裡長腫瘤？那會是甚麼好東西？我越想越怕，一下子就完全被恐懼抓住，兩條腿開始發抖，牙齒也不停地打顫，覺得「大禍臨頭」。

當下醫生介紹我們轉去加州大學舊金山醫療中心見腫瘤專科。代為聯絡的結果，竟約在兩個星期後，真是急不死人。這邊廂病人手肘疼痛難當，醫生除了止痛藥，不給任何消炎藥，並且要出門渡假去了。那邊廂專科醫生第二天也渡假去也，十四天後才回來。我試着找另一位醫生幫忙，也找不到。事情怎會這麼巧？四周「人」的門都關上了，除了「通天」的。

晨間靈修時神說話了：「你們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點不能幫助。他



的氣一斷，就歸回塵土；他所打算的，當日就消滅了。以雅各的神為幫助，仰望耶和華他神的，這人為有福。耶和華造天、地、海，和其中的萬物；祂守誠實，直到永遠。」（詩一四六3, 6）。以前曾多次唸過這段經文，但沒特別的感受。活在美國，哪裡還有君王，為此覺得這些話與自己沒切身關係。

那天早晨卻不同，聖靈開我的眼，教導我，讓我看見「君王」指的是醫生，尤其是專科醫生。因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，其地位及所受到的敬重就像君王一樣。神的意思是，不要倚靠任何人，即使是醫生，並且祂再次提醒我，祂是創造主，大有能力，又守誠實直到永遠，只有祂才是可靠的。

終於捱到七月二十八日見專科醫生了，結果發現肺裡有個五公分大的陰影（推測已有半年之久）。於是，安排抽血及做皮膚測試，可惜仍無法斷症。就要丈夫進一步做肺部的斷層掃描（CT Scan）及手肘做活體組織切片檢查（Biopsy）。但因費用太大，我們無法負擔而沒有做。既然不能遵醫生的指示做，當然就沒法子繼續看病了。我們第一階段的求醫到此被迫劃上句號。花了時間、精神和金錢，但沒任何結果。

明明有病卻不知去哪兒求醫，雖神已給了我詩篇一四六篇3, 6節的經文要我倚靠祂，可憐我仍會在聽到丈夫的咳嗽聲時害怕、擔心。尤其夜深人靜時，他在另一房間內的咳嗽聲竟是這麼清晰地鑽進我的耳內，我的心被牽動着揪成一團，不能釋放。黑夜中，在床上無

助地向神呼求：「主啊！求你開路，求你醫治。」

感謝主，雖沒馬上見到可走的路，但藉着每天的讀經、禱告，神賜下安慰和鼓勵。有時則藉着我講話。例：八月七日晨間，我才張開眼睛，「數主恩典」的詩歌就在心中不斷地湧出：「當你遇見苦難如波浪沖撞，當你憂愁喪膽似乎要絕望，若把主的恩典從頭數一數，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，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；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；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，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。」八月十日神又賜一歌：「我只要信靠我主」，人還沒睡醒呢，朦朧中有個極甜美的聲音，充滿信心地唱道：「我只要信靠我主，走人生道路，我只要信靠我主，一生歌頌主；雖有風暴幽暗天空，遮掩我前路，我只要信靠我主——祂必定幫助，祂是我良友，忠實的良友，我能信靠祂，一直到永久……。」

九月初，趁五妹回台灣之便，請她將丈夫的X光片帶去，請教台灣的肺科專家。九月十五日凌晨五妹來電話告之：「百分之八十是肺癌，已有五公分大，應馬上看醫生，不可再拖了。」這「肺癌」兩字像個炸彈似的，炸到我天旋地轉，除了因恐懼腿發軟外，立時的反應就是：「完了，沒有健康保險，醫療費用怎麼負擔？」這念頭才在腦海裡閃過，神的責備馬上就到——你的偶像就是金錢。——我即刻向主認罪悔改，再次求主賜我一顆單純倚靠祂的心。

雖然台灣三位肺科專家持同樣看法，但

在沒做斷層掃描前，我是不願意相信的。我知道情況嚴重，因為丈夫常常咳嗽，卻驗不出肺病，真是十分詭異。他需要看病，但去哪兒看呢？美國費用昂貴，我們就打算回台灣，但神攔阻了。最後決定去本縣的縣立醫院求醫。九月二十九日照斷層掃描，次日醫生宣判「肺癌」，如今事實擺在眼前，再也無法否認了。

被證實患了肺癌後的第二天晚間，丈夫睡到四點左右時，作了一個很奇特的夢，夢見萬道光束在他體內從上到下奔流，氣勢澎湃。他感受到有種能量，醒來時並覺渾身發熱。這夢給我們很大安慰，因神是光，我覺得神用這夢向我們顯明「祂在作工」。

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十月二十四日傍晚，丈夫在家悶了一天後，提議去散步，我們就在所住的社區內走走。在不到一小時中，他竟數次因累而需坐下休息，並頻頻捶打右臀右腿。第二天右腳踝竟腫了起來，甚至不能走動了。他坐在沙發上傷心地大哭，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情況很嚴重。（右手功能退化及肺癌，並沒帶來深切的危機意識，日常生活只是受到一些影響罷了，但腿不能動就立時被限制住了，而需別人幫忙。）

看着他在痛苦中，我無能為力，除了禱告。二十八日清晨，神把我早早叫醒，親近祂時，經歷聖靈奇妙的工作，我的手被一股力量引導着，在肺部不停地拍打，且為時甚久。我感覺神在醫治丈夫。二十九日，更不可思議的事繼續着。清晨親近神時，聖靈大

大地充滿我，我仍有拍打肺部的動作。一段時間後，聖靈感動我為丈夫按摩，我就去到他的房間，叫睡夢中的他把腫痛的右腿朝向我。他是右腳踝腫痛引致右腿不良於行，以我的智慧判斷，既是右腳踝惹的禍，那麼按摩右腳踝準沒錯。怎知聖靈把我的手帶到丈夫的右臀部。從右臀、到大腿、到小腿、到腳踝，仔細地、慢慢地、全面地按摩。我的雙手好像已設有電腦程式般，自如地、專業地（不，應是勝過專業地）、不停歇地在不同的部位，用不同的手勢操作，或敲、或拍、或剝、或抓、或捶、或捏、或……雙手也天衣無縫地配合着，或用指關節、或用大姆指、或用大俞肌、或用小俞肌、或用手背……力度恰到好處，節奏輕快並富彈性，時間更長達兩小時之久（其間我曾上過一次洗手間，坐在馬桶上時我禱告着：聖靈我的神，請不要離開我。回到丈夫床邊時，馬上又完美地繼續下去。）丈夫享受着天上來的按摩，不時發出驚嘆聲：原來這兩根骨頭中間有根筋啊，妳怎會找到它？我都不知道這部位需要按摩，按了才知又酸又累；你還不要累？怎麼可能？太棒了！這根本不是妳在按摩嘛！……（我從沒受過任何醫學、護理，或按摩、推拿等的訓練。丈夫早領教過我平時的按摩技術：死板地捶打，按他號令行事，大約十五分鐘後就撐不下去，打退堂鼓了。）

這次兩小時的按摩，解去了他百分之七、八十的痛楚，他可以像樣地走路了。他由衷地發出：「耶穌真是又真又活的神」的讚美。原

本是無可奈何地接受祂，因為走頭無路，只好姑且信之。耶穌到底是真還是假？靈不靈？管不管用？一直是他心中的疑問。他常說：「存錢到銀行都要先調查這間銀行可不可以靠，我總要經歷了神才信得下去啊！」

接下來的兩個多禮拜，聖靈幾乎每天藉着我的手為他按摩，短則一小時，長的曾達兩個半小時。每早親近神時，感受到其實是在等我到祂面前來，要把恩典豐富地賜下；聖靈做工的方式常常不同，不是我的小腦袋能想像的。感謝神，經歷了這些，使我的信心增長，也有了篤定的平安和喜樂，臉上的愁容退去了，知道前面就是有再高的山、再深的谷，有主同行我就能過得去。

十二月三日，神藉醫生給我們幫助的時間到了，丈夫開始了第一次的化療。真不能相信，從知道肺有問題後，足足拖了五個月才進入療程。到九九年四月中，六次化療全部做完。感謝神，雖其間免不了有副作用之苦，丈夫還忍受得住，體重沒減少，反倒增加了幾磅。同時，他的右手肘、右腳踝經過放射線照射後，功能也恢復了許多，現在可以開車，提得動二十磅左右的東西，走路姿勢也正常了。

九九年七月中照第三次的斷層掃描，發現右肺中的癌只稍微縮小了點，目前沒有其他治療，不過是三個月照次X光及抽血罷了。醫生早就表明這病無法治療。是的，在人看是沒希望了，但在主耶穌沒有難成的事，所以我們是大有盼望的。正如聖經羅馬

書五章3、5節所說：「患難生忍耐；忍耐生老練；老練生盼望；盼望不至於羞恥。」我相信：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（林前二9）。

感謝主預備了許多弟兄姊妹在旁扶持、鼓勵、安慰我們，他們用大量的禱告緊緊地托住我們，使我們雖在痛苦中，因着這份神的愛重新得力，不至灰心喪膽。也看見神做工的奇妙，藉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神蹟奇事，大家都被造就，正如羅馬書八章28節說的：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。」

最後，願藉此機會謝謝在主裡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謝謝您們為我們獻上的禱告和眼淚，在主裡的相愛是多麼地甜美，神已藉着您們大大地祝福了我們，相信神也必親自報答您們每一位。

願榮耀歸與又真又活的獨一真神——主耶穌。願人都尊祂的名為聖，直到永永遠遠，阿們！

